

尚

書

正

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

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召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子孫昭王子

作君牙

君牙臣名

君牙

命以其名迷以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

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

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已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

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伯四方言已無

能所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

危懼虎尾畏噬春穆王至春冰正義曰并王

冰畏陷危懼之甚疏命其目名君牙者為周大司

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君牙傳言

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

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王祭

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

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

之曰太常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為我輔

臣言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且則汝

委任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且則汝

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爾身古正罔

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今有法則爾身古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

取中必當正
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人惟曰怨咨
言心無中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天之常道
厥惟艱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可怨民猶怨嗟
治民其惟難哉
今命至乃寧
正義曰王言我

以危懼之故
今命汝為我輔翼
汝當作我股肱
心

父祖忠勤無為不忠辱累
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
之教用和天下兆民
今有法則凡欲率不當先正

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
民心無能中正
惟取

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
嗟冬月大寒亦天之
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
嗟天不可怨民尚怨

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
爲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脚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
如我之身故舉四交以言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

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爲
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此舉

四體今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越
趙武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傳冬大至

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
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

不言寒雪者於上言兩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數文王

顯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啓佑我後人咸以

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爾惟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明乃

訓用奉若于先王

汝惟當勸明汝五教對揚文武

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尹

嗚呼至前人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

明哉文王之謀也

大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

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

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勸明汝之

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

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

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曰文王未克

躬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就故

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

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

武王業之大也傳文武至邪缺正義曰文始

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

缺邪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藉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

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言當循汝父祖之所

行明汝君王若至有父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

正官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

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四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

伯冏臣名也大夫

作冏

命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穆王至冏命

正義曰穆王命冏

以策書

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

傳伯冏至大

大夫孔

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

禮太御

者知非周禮太僕若周禮太僕則此去

太僕是

矣何須去正乎且此經去命汝作大正

于羣僕

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

僕田僕

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爲太御

中大夫

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

師以爲

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

最爲密

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愉人充耳目之官

故以爲

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

夫以爲

戎事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大

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
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

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

人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懷懼惟危夜半以起

思所以免其過悔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

良

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

雖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

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武發

旋令無有不善下民勸
王若至威休
王頌其事而呼之

王頌其事而呼之

王頌其事而呼之

伯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休惕惟恐傾危中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雖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且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勤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勸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善故也
傳言常望過悔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休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
傳聰明至忠良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達也齊訓中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及

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

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謬檢其非妄之心使能

繼先王

惟予至先烈

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之功業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

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

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傳言恃至功業正義曰不

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

妄之心檢括使妄心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責臣使如此也今子

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欲其教正不憚
僕無敢佞僞懋

乃后德文修不逮

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
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

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
無實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士

今予至吉士

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太僕官大

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爲德

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僕
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
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欲其至佞僞

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

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義不同也羣僕時官

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容令大僕教正羣僕明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輅道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羣僕謂此也傳當謹至正士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也丘明取之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佞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一一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

不當禁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言皆臣皆

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君之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有德

諂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爾無昵于憒人充耳

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憒利小

視聽之官道君上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

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若時瘝厥官若用是

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則惟汝大不

能敬其君惟我則亦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子

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憲憲

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
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

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作呂刑呂刑

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

至呂

刑

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

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

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

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

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立云呂

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

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

相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

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其刑

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得專王刑也

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亦言刑

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

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

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

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爲法經多說

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

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

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

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

夏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

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

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

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

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
此經墨劓皆千荆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
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
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令穆王改易之
者穆王遠取夏法於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
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於刑稍重自
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
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
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
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
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
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
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遺時制宜刑罰所
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傳後為至甫刑 正義
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
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

惟於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戎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國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襄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歎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而云申呂雖襄呂即甫也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言呂侯見命爲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度作刑以詰四方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揚名

惟呂至四方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爲如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老亂而荒忽

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
作夏贖形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言呂至揚

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

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

老荒爲年老精神老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

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

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

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

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

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

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

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

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

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

年以老荒接之美其老之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

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

黎之君號曰蚩尤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平民化無不

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

苗民弗用靈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

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

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剕極黥

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

耳鼻椽陰黥面以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於此

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監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

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漸化氓蚩為亂焚禁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及

背詛盟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腥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

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惟乃腥臭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

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

為虐者以威誅遏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

王曰至在下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

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

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承易延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

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
究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
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
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
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
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刑截人耳劓
截人鼻劓極人陰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
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
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
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泥
泯為亂禁禁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
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
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
於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
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皇帝帝
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

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

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梟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

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度固也若固有之言
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

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
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

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
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

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
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

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
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

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
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
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

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
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不於上經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
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詰云淫大也於暴夫爲截人
耳鼻極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極陰即官刑也黥
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刑人即
周世有劓刑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
故曰五虐鄭玄云則斷耳劓截鼻極謂極陰黥
爲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
臯陶之爲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極陰苦於去勢
黥面甚於墨頡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漢謂慣績
苗君父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爲常起相漸化
泯泯相似之意焚焚擾攘之狀低低爲亂習爲亂
也焚焚同惡共爲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
爲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
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背違之以此無中於信
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

行常法故使鰥寡
得所無有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不

帝堯詳問民患皆
有辭怨於苗民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

則又增修其德行
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乃命至惟明
正義曰三苗

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統
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

相與在下罔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
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堯清審詳問下
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

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
不敢爲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

所行賞罰得其所也
傳重即至相干
正義曰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
勸慕爲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
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
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名山川稷

降播種農殖嘉穀

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

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
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

其功惟所以殷盛於
民言禮教備衣食足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抵德

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士制

乃命
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

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
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

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 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為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廉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

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禮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

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民

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

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

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

以法禮法既行乃使臯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

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

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

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堯躬行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

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义于民

裴君辨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

穆穆至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躬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發明其德約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正義曰釋訓云穆穆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典獄非訖于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威惟訖于富

言堯時至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

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

堯時與獄皆能敬其職忌其佳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小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

德自爲大命配享

與獄至在下

正義曰堯時

天意在於天下

與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

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

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

堯時與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

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爲天之德志性

平均自爲長以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

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傳言堯至不

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

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

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長以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爲大命享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云大命謂延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期長久也

王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

今爾何監罪時伯夷

播荆之迪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

民匪察乎獄之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

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

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

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為故下咎罪謂誅之

苗民無辭于罰勇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

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為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

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

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
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
滅士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
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
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
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谷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
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傳
言當至法之正義曰伯夷典禮皋陶主刑刑禮
相成以爲治不使視臯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
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
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
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傳其今至滅士正義
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
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
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士也言其正謂察
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士傳苗民至誅

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獨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伯法苗民爲戒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

有至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

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在人所行爾尚

苟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

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見畏惟敬五
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

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

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
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

之道禮記王曰至惟永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
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

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
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

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
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

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
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令我爲

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
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

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
庶幾毋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
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
其謀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
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
長之道也 傳皆王至至命 正義曰此摠告諸
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
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
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
考 傳今汝至不勤 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
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
其知而不行或當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
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
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
是危之道也 傳天整至所行 正義曰天整齊

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異欲使爲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已命凡人畏我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王曰吁來有邦有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土告爾祥刑

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

在今爾安百姓

何擇非人何劾非刑何度非及

在今爾安百姓北民之道當何所擇

非準吉人乎當何所劾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

兩造具備師

聽五辭

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

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

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

正於五過從赦免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

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行

五

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

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

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

皆當嚴劾天威無輕用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闕實其罪

刻其類而

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

鍰黃鐵也闕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

罰惟倍闕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闕實其罪

別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

罰六百醵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

輕轉至重者事之宜

大辟疑赦其罰千醵閱實其罪

也死五刑

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王曰至天威

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

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

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勘慎非惟勘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平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

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
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
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
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
之於五罰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
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
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
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
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
能使五者不行乃爲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
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
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旣得囚
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
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
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以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
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勘天威勿

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

及其言不明

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

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

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

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

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

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

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

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

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

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

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

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

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

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

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

除

正

除

正

除

正

除

正

除

正

除

正

除

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爲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

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

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
害王道於政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
吏舊同僚也或許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
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
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與吏舊相往來
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
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
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
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
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
病所在惟出入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
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
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
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
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
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

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
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
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
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
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
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
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
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
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
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
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
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
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
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
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
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

為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
合復同乃從眾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
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
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頰色不直則
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
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其聽聆不
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
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
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
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
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足
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
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
室之言刻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
錢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
矛重三鈞馬融云鈞量名當與呂刑錢同俗儒云

錡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錡稱輕重之

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為鈞十鈞為錡錡重

六兩太半兩錡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

錡二錡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錡重六兩三分兩之

二周禮謂錡為鈞如鄭玄之言一錡之重六兩多

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

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

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

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

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閔實其罪檢閱核

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
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
下皆言閔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傳則足至
百錡正義曰釋言云刑則也李巡云斷足曰刑
說文云刑絕也是刑者斷絕之名故刑足曰刑贖
劓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倍

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緩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刑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

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祿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緩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緩數五刑之疑各

自入罰不降者因不合凡疑入宮官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

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

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

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

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

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

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

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上下比罪無僭

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惟察

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

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

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

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則之輕服下罪

有權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
數輕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刑罰世輕世重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
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

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曰此又迷斷獄之法
正義

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乃與獄官衆
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

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
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

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
重兩條據重條之上可以有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
則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

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
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

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
上下至可行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
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
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
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
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
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
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一人至權宜正
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
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
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上刑適輕下
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
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為重
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
罪從重科輕贓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
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云輕賊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
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
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
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

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
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

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
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

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
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

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
非殺人欲使惡

人極於病苦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非
莫敢犯者

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察
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
其偽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

占咸庶中正當條下人之犯法折獄之害人
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

皆庶幾必得
中正之道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

詳審能之
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

其物劫
文辭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

兩刑亦
具上之
罰懲至兩刑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

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
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

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
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

之時當哀憐下民求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具勿有踈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

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今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此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

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

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傳斷獄

至文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

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

藏隱其情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令其不

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鞠斷獄

謂之劾謂上其鞠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

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

寫案中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

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併上之使王知其事

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

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

以備之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今天

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

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

兩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

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

命當長畏懼惟爲天所罰非天道不中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天道罰不中今衆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

王曰至天下

正義曰王歎而

中將亦罰之

呼諸侯曰嗚呼

刑罰事重汝當

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

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

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

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

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

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

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

虛言戒行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

衆人見汝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

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

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道罰不中也若令衆

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
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

人主不中天亦將罰
罰作之傳謝之至

備之

正義曰此篇主人

諸侯百官之長故知

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

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

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備戒之也下

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備戒諸侯也傳我

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

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

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

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

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

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

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

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

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

道已長矣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歸得者州于
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在
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
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
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
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
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
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
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
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
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
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
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
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天所罰天之罰人

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
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
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
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
天下由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
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

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

之哉

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
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

我言而
行之哉

哲人惟刑無彊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有慶

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
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

所以
然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有邦有土受王
之善衆而治之

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

王曰至祥刑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歎

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侯并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常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以圭爲杓柄
謂之圭瓚

作文

侯之命

所以名篇山王爲犬戎所伐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文侯之命

平王命

平王至之命

正義曰幽王

曰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曰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爲

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

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

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

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璜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璜圭璜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在鬯也圭璜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璜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璜裸尸大宗執璋璜亞裸鄭云圭璜璋璜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璜璋璜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璜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璜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璜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璜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璜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璜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璧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

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
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相公言於王
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詔云晉文侯於是乎
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傳平王

命為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二伯也

唐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

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去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

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為大國功重故平王命

為侯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

者非一人故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

以字別之

詳慎顯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

用有德

命于文王

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德明

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

命天集成其王德流子孫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

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

歸後世先祖王若至在位正義曰平王順文

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

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

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

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

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

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

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

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

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 傳順其

至別之 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

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

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

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

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

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

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

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

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

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今相配

不必然也 傳文王至王位 正義曰後世先祖

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

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

家然故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歎而自

稱歸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殄資澤于下民侵我
過父死國敗祖業隕殞

我國家純

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
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

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子則罔克

所以

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嗚呼至罔
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嗚呼至罔

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
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

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
資用盡致使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

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
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

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
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

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
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
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
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
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
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怒謂幽王爲犬
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
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
此經亦是追叙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
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
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
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士非平王所知言我無
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曰惟祖惟父其伊恤
來愆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

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父義和汝
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

克昭乃顯祖

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弊之

汝肇

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言汝今始法文武之

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汝
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

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

我於艱難謂救周誅

曰惟至予嘉

正義曰王

犬戎汝功我所善之
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為
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
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
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
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

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
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故同之曰汝功爲多
甚修矣乃能汗敵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
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王曰
至諸侯 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
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
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
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復歎而爲
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
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
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 傳重稱
至獎之 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
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
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
前白名朋友之交白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
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
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
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
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言汝至爲孝 正義曰以

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
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
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
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

父祖之志爲孝也 傳戰功至所善 正義曰戰

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

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

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

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

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 王曰父義和其

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歸視爾師寧爾邦

遣令還晉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

用賚

爾秬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

故賜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馬四匹

馬供武用四匹

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

民無荒寧

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

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

德王曰至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顯德

正義曰王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
歸汝晉國視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
之酒一卣罇歸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
形矢百旅弓一旅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
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
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
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
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 傳黑黍至賜鬯
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
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
也築鬱金糞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
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立云鬯釀秬爲酒芬香謂暢
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
草糞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以用鬯草合釀不
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
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自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
鬯為下。自居中郭璞曰在鬯彝之間即犧象壺著
大山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
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
酒於彝此用自者未祭則盛於自及祭則實於彝
此初賜未祭故盛以自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
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
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
得鉅鬯之賜當編告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
祖之尊者言之耳。傳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
字從丹。旅字從立。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
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
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日唐大經又云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玉
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茲弓
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茲是弓
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
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
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
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
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
馬供至爲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
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
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
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傳父往至自安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

必能柔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

始封之國居曲阜

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

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開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

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
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

以備王事猶詩

錄商魯之頌 費誓

費魯東郊

魯侯至費誓

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

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

之門不敢開闢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

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作費誓 傳徐戎至

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

此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

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傳費魯至地名 正義

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

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
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
之諸侯帥之以征歎而勅

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

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敷

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整施汝楯紛

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礪汝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至不善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

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

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

言不善將得罪也 傳伯禽至誓命 正義曰禮

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

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

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

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以爲方伯即周禮大

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

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

里地并封伯禽也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

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

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

之民案下句今填塞坑竅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

當如鄭言也 傳今往至出之 正義曰詩美宣

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浦是淮

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

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

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叙之
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
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
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起中國以矣漢時內
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前至孔之初
惟可三十四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
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
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
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冑兜鍪
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
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
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爲有
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
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敵乃干
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
爲施汝楯紛紛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

飾鄭云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

可用鄭云至猶善也

傳備汝至功善

正義曰

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滿足今弓訓矢利索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今惟

淫舍牯牛馬

今軍人惟大故舍牯牛馬

杜乃獲

斂乃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捕

檻當杜塞之非穿地陷獸當以土室之無敢令

傷所放牯穿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常刑

常刑

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戒軍人

刑軍人惟欲大放舍牯穿之牛馬令其

杜汝捕獸之獲塞汝陷獸之穿無敢令傷所放牯
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
傳今軍至放牧 正義曰淫訓火也周禮充人掌
繫祭祀之牲牲牲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立
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
也此言大舍牯牛馬則是出之牢閑於野澤
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牯牛馬
而知牯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牯牛馬
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
馬在牯遂以牯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牯謂傷
牛馬牯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立以牯為極牯之牯
施牯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 傳獲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穿獲皆
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
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

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地爲名獲以得
獸爲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爲異耳杜塞
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
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
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
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
之屬斂塞也穿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牯牛
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
或設獲其中以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遮獸獲作別也

馬牛其風使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位
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祗復之我

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 乃越
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爲失伍不還爲 無敢
攘盜汝則有此常刑

寇攘踰垣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

竊馬

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

之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時乃糗

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皆當儲峙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

不相逮及汝則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

甲戌我惟築

摠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

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無敢不供汝則有

無餘刑非殺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不至大



馬牛

刑 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

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

皆勒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

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

不肯勒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 傳馬牛至

曰妾 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

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

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鉞行則有隊伍勿敢

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

八曰臣妾聚斂踈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

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

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相全
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
妾逋逃也 逋皆當至死刑 正義曰峙具也預
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
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
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糗乾針也糗糲是行軍之糧
皆當儲峙汝糗糲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違
及謂儲糧少不及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
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
傳摠諸至之屬 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
國之人摠諸國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榘榘爲道
近故也峙具榘榘以擬築之用題曰榘謂當牆兩
端者也旁曰榘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榘榘也
舍人曰榘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榘所以當牆兩
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
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

徒云凡起徒從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
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
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
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
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鄉鄉在郊
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
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
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
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
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遠之民分
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
東郊令留守不令時積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
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
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闕望城內謂之
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者環城傳於堙杜預云堙女牆也堙土山也周
城爲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
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
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峙具至殺汝不
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
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指
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蕘賤物惟多
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文也不供汝則有
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
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
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
無餘刑非殺者謂盡收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
給廩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豪不殺之周禮司厲云
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豪鄭玄云奴從
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春

人豪人之官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
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錫焚 正

義曰鄭云
焚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一

秦穆公伐鄭

遣三帥帥師往伐之

晉襄公帥師敗諸

峭

峭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

還歸作秦誓

晉舍

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

秦誓

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

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峭山囚其三帥後晉

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 傳遣三至伐之 正義曰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伯盟於殽鄭人盟使孫陽孫戊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孫陽孫戊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我掌其北門之管也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為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崤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般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開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二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經夏四月

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
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
實爲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
戎敗秦師于殺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
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
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
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殺不言秦之將帥之名

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傳晉舍至作誓

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

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

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

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

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

帥還也謙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作說此事云匹

馬隻輸無反者左侍稱秦伯公曰嗟我士聽無
驚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譁譁其羣臣
通稱士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
本要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言民之行已盡
用順道是多樂

稱善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艱哉

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
惟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難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言我心之憂
欲改過自新

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

公曰至云來
義曰穆公自悔伐

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
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
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誥汝以

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己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 傳誓其至稱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傳言民至忠臣 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為樂對曰為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 傳言我至所益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貞即云也言日月益為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

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惟古之謀人則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曰未就予忌

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楚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

耳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

為親而用之悔前違



惟古至為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

古從今以取破敗



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

伐鄭之時羣臣共為謀計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雖則云然尚蓋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

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

佗佗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

佗佗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惟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昧我思之

惟察察便工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

明故也

如有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

其如有容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

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

如是則能有所為也。雖則至不欲。正美曰言我前
容言將任之。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

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

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

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佗佗然壯勇之夫雖射

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

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惟截至有容。正義曰

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

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

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

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

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

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猶察察明辨便

巧之意論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

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

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

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 正義

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

謂一心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

束帶脩飾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

雖復無他技藝休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

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任用之猗者足句之辭

不爲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

詩云河水清且漣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

端懇斷斷守善之貌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

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

穆公疾技巧多端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

能容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用此好

人安我子孫衆人亦說人之至利害正義曰此

主有利哉言能興國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

見人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遇聖

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

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

也是人於民必能舍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

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人之有技冒疾

主有利益哉言其能興邦也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見人之有

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是不不能容以不能保

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能容

人用之不能安我子

孫衆人亦施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曰危殆哉施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

害以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皆壅塞之

使不遠於在上是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

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則我子孫衆民亦

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傳見人至上通正

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請蔽障掩蓋之也疾謂

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

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

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杞隍曰由一

人杞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邦之榮懷亦

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

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其所

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

危用賢則榮自施邦之至有慶正義曰旣言賢

誓改前過之意施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况

陞危而不安曰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
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
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
誓將改前過司賢人者也

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
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
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
經獨闕紹熙辛亥仲冬唐備貞司康遂
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
雖正用鈔諸本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
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